

DIAN KAO
JIAO ZHU

云南丛书之三

滇考

校注

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
云南民族出版社

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

滇 考

DIAN KAO JIAO ZHU

校注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滇考校注/云南省参事室, 云南省文史馆编; 徐文德, 李孝有校注.
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1.7(云南丛书; 3)

ISBN 7 - 5367 - 2240 - 0

I . 滇… II . ①云…②云…③徐…④李… III . 云南省—地方史
—前 280 ~ 1662 IV . K29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6346 号

策划编辑: 李安泰

责任编辑: 普 艺 欧燕生

特约校对: 陶应昌

总体设计: 燕 生 蒋 剑

封面设计: 蒋 剑

云南丛书之三

滇考校注

编 者:	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
校 注:	李孝友 徐文德
出 版:	云南民族出版社
发 行:	云南民族出版社
开 本:	850×1168 1/32
印 张:	12.75
字 数:	310 千
版 次:	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
印 制:	云南农垦印刷包装厂
印 数:	1~2 100(精装 600 本)

ISBN7 - 5367 - 2240 - 0/K · 478

定 价:30.00 元

《云南丛书》整理编辑委员会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名誉主任：李群杰

主 任：陈世杰

副 主 任：王 樵 李小峰 李东平

常务主编：张亚平

主 编：王 樵 李东平

委 员：王运生 王国祥 孙太初 张 长

汪 宁 汪宁生 李孝友 李行健

余嘉华 徐文德 蓝华增 雷声普

熊朝隽

注 释：李孝友 徐文德

审 编：张亚平 汪 宁

序

● 陈世杰

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百步之内，亦有芳草。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，民族众多，历史悠久，在这块神奇、美丽的红土高原上的各族人民中，曾有过许多鸿儒硕彦，他们的著述，亦有不少传世佳作。《云南丛书》便是一个云南传统文化的宝库。它汇集了地方珍贵的文史资料，它是我省各族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仍有借鉴作用和积极意义。

《云南丛书》编印于辛亥革命之后，由于滇督唐继尧认识到“收拾残丛，整理故籍，乃有司之事”，因此，“聘通人，拨定款”，依托赵藩、陈荣昌、袁嘉谷、秦光玉等著名学者，组建“辑刻云南丛书处”，先后编辑乡贤著述 205 种，1 631 卷，其中除 29 种待刊外，已刻印或石印行世者，计 176 种。此书不仅是当时全国所编几部郡邑丛书中较好的一部，而且所收古今云南人著作，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如《读书堂全集》是借浙江保存的清康熙刻版重印，有较高的版本价值；又如《诗经原始》、《韵略易通》、《诗法粹编》、《滇系》、《滇云历年传》、《云南备征志》、《味秋吟馆红书》、《十瓶斋印谱》以及诗词汇编、诗话等，都具有较高的文史和艺术价值，备受学

术界的推重。

《云南丛书》在编辑过程中，广收各种版本，择善而从，并比较异同，精校细勘，然后刊印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：《云南丛书》几经沧桑，已非完帙，现省内几家大图书馆之馆藏，亦零零散散，残缺不齐。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文献史料散佚和湮没，尽快抢救、整理，实为当务之急。
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，多年来在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上作了大量工作。对抢救、整理《云南丛书》乃义不容辞。尤其是在目前面临古籍整理人才奇缺，青黄不接的情况下，更应充分发挥文史馆学有专长的耆宿馆员的力量，承担起《云南丛书》的整理、编印工作。为此，我馆经过认真研究，决定组织本馆力量，专门成立了整理编辑委员会，着力整理选编《云南丛书》。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，省委副书记王天玺要求我们要酌情择优、精选印行，省政府还拨出专款予以支持。自1998年开始，我馆把搜集、整理并择优出版《云南丛书》中的精品作为今后本馆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，亦可说是我馆今后几年工作中任务重、工作量大的“系统工程”。为了摸清本馆的《云南丛书》之库藏底子，我馆指定文史处的专人，在李孝友馆员的主持下，对《云南丛书》初编、二编进行了逐一清点、查考、稽核，并在大理州、剑川县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，已基本配补了本馆的残缺部分，编制出《云南丛书简目》，现已按计划择优注释、点校出版。

整理、择优编印《云南丛书》，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、了解省情、古为今用、以史为鉴和继承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艺术，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
最后，感谢关心、支持这项“系统工程”的各级领导和各位同仁；感谢具体完成这项“系统工程”的各位馆员和工作人员，并希望文史界及读者不吝赐正。

(作者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、
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)

校注前言

中国古代的史书，从体裁上讲，除了纪传体与编年体以外，尚有纪事本末体，也就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，它“以每一大事为篇，排比其次第，详叙其终始”（高越天《中国书纲》），即将重要史事分别列目，独立成篇，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，首尾一目了然。此一史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由于“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，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，自非博观强识，融汇于中，未有易明其条理者矣。袁氏枢有鉴于此，乃作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揭事为题，类聚条分，首尾详备，巨细无遗，一变编年纪传之例，而实会其通，诚纪事之别格，而史学之捷径也”（关萃祥《汇刻七种纪事本末序》）。自袁枢之后，纪事本末之书与日俱增，如南宋杨仲良据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改编的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、清代高士奇的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李铭汉的《续通鉴纪事本末》等；以朝代而言，有明代陈邦瞻据冯琦遗稿增订而成的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、清代李有棠的《辽史纪事本末》与《金史纪事本末》、清代张鉴的《西夏纪事本末》、明代陈邦瞻的《元史纪事本末》、清代谷应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以及近人黄鸿寿的《清史纪事本末》等。但从地方

角度撰辑的纪事本末，自来比较罕见，遍检公私藏家目录，仅有清初浙江临海人冯甦所著之《滇考》。

冯甦原名冯再来，据毛奇龄的《西河集》记载：因其死而复生，乃更名冯甦，字蒿庵，清顺治戊戌(十五年，公元1658年)进士。顺治十八年(公元1661年)洪承畴统清兵入滇，冯甦便随军而来，次年任永昌府推官，后官楚雄府知府等职。据刘健的《庭闻录》记载：吴三桂开藩后，为罗致党羽，喜以重价买人为奴，当时有的士大夫公然卖身投靠，以讨平西王的欢心，而冯甦就是其中之一，并写过卖身契：“楚雄府知府冯甦原籍浙江临海人，今同母卖到平西王藩下，受身价二万七千两。”后面还署介绍人胡国柱。当时里谚云：“滇中有三好：吴三桂好为人主，冯甦好为人奴，胡国柱好为人中”。后人据这段野史记载，对冯甦历来毁多誉少，即使像赵藩这样的滇云耆宿，在为清中叶旧抄本《滇考》下卷写题跋时，也竟然相信刘健之说而写道：“冯再来，临海人……其后成进士仕滇，卖身于吴三桂，得楚雄守，三桂反清从军，半道逃去，归清，仕至侍郎，其为人不足道。”这样一来，冯甦在滇可谓政声不佳。其实冯甦不论在永昌府作推官或守澄江，及在楚雄兼摄大理诸郡时，都颇多政绩。如初任推官时，永昌屡被兵燹，百姓失所飘零，釜甑无存，寄身萧寺，饥民比比皆是，于是冯甦“力请上官，发腾越饷转散给”，并对“时女子没岛蚕者，募金赎之”。又如在康熙二十年(公元1681年)，永昌“奉宪行令于所属丈田增赋”，冯甦鉴于当地生民凋蔽，又上书“极言边徼初定，若额外加赋，恐抛荒激变”，由于冯氏据理上疏陈谏，致此“事乃寝，边人悦服”。再如在守楚雄诸郡及作临元道按察使时，冯

甦“益奋励折强藩，戢悍兵，察奸雪枉”，致使“远近称神”。总之，冯氏在滇十五年中，是做过一些好事的，也正因如此，河阳赵士麟在为冯甦作传时，曾颇有感慨地说：“故凡有稀世之功，必有稀世之议，有稀世之议，必来浅夫之谤，谤久而益销，功久而益著，暂不胜久，则谤不掩功，然后知再来公当日之为人”（《读书堂彩衣全集》卷七），算是替冯甦说了几句公道话。由于“因人非言”的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，冯甦公余潜研经史而撰写成的《南中集》《蒿庵集》《劫灰录》《诏石圃》《知还堂稿》《见闻随笔》《粤东奏议》《三台文献鸟吟》等书均为后世所鲜知，就连康熙二十二年（公元1683年）参与纂修《云南通志》的事迹，在后来志书《序言》及《题名》中也未言及。至于《滇考》之能付梓，则先是勉强以私人之力镌版，继是得力于通政使司左参议昆明虞世纓及冯氏表弟戴庆华的支持。以后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诏令各省督抚进呈文献典籍，浙江巡抚因冯甦系临海有名学者，拟加采进，才使《滇考》得以收入《四库全书·史部纪事本末类》。

从《滇考》的内容来看，在体例上通过或叙人事终始，或考典章制度，或述一人之行，或录同类之事，或辑一时之言，或编一代之文，因事命篇，自为经纬。在编撰原则上，由于系记述地方史事，为了与地方志书有所区别，凡一切山川、人物传记、物产皆削而不载。惟自庄蹻通滇至明末清初，撮其沿革之旧迹，治乱之大端，标题记述，分为三十七篇（实为四十六篇），而且全书叙事，起自楚威王时（公元前280年）终于南明亡后一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按纪事本末体分题叙述云南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，每

事首尾完具，端绪分明，篇中间或通过评语阐明作者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看法，非采掇琐闻，条理不相统贯者可比。尤其是书中的一些篇章，像“征麓川”“三宣六慰”“镇守太监”“议开金沙江”及凤朝文、沙定洲、孙可望之事，多为史传所不详，所记颇具学术资料性及史料价值。由于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翻阅参考了不少档案文献资料，并证以口碑或见闻，故所言形势，往往足资考证。在《滇考》成书梓行以后，言滇史者多征引称道，像魏裔介就称此书：“可以为龟鉴，可以佐庙谟，可以备舆图。上下卷中，九善备焉”（魏裔介康熙庚申《滇考·序》）。以后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者纪晓岚和邵晋涵也颇为推重，认为“其名似乎舆记，其实则纪事本末之体也。……所言形势，往往足以资考证”。何弦在《见闻随笔·序》中，亦称“《滇考》诸篇炫人耳目”。有的学者甚至将其与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及陆游的《南唐书》相提并论，认为“先生此书，欧陆之俦也”（康熙庚申《滇考·序》）。

至于《滇考》的版本，由于冯甦撰写此书是在永昌军民府推官任上，并于康熙四年（公元1665年）杀青于九隆山下的“春辉堂”，不久勉力筹资家刻行世，但印数不多，在当时由于此书在“南中奉为典故，士大夫西游者争购之以佐行装”（戴庆华康熙庚申《滇考·序》），加上滇中兵燹之故，致“藏版散佚”，在康熙初叶，士人欲觅而不可得。到康熙十九年（公元1680年），冯甦的表弟戴庆华从西泠陆云士处得见初刻原印本，披览之余，不单是出于姑表亲谊的特殊情感，而是认为此书“考证详确，序次条畅，悉合史家体裁”，便下决心校仇“重授梓人，以公诸同志”，这便是《滇考》的康熙重印本，甘云鹏《崇雅堂书

录》所著录之本即此刻本，此种版本刊印行世之后，版藏昆明洪氏“彝德堂”。乾隆三十七年(公元1772年)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由浙江巡抚采进，收入《全书》史部纪事本末类，通称“四库本”。嘉庆初年，临海宋确山(字世莘)从洪筠乾处得见康熙重刻本，但已非全帙，内有抄写补配篇什达十余页，颇引为憾事，勉强刻入《台州丛书》，此即“《台州丛书》本”。嘉庆二十四年(公元1819年)，郭协寅从书贾处购得《滇考》初刻本上卷，又借康熙重刊本下卷抄配，参阅四库本重加校补，在补配成书后送给宋确山一观，竭力促成宋氏再次付梓，但未开雕而确山谢世，即由其子宋经畲等完成其父未竟之业，于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侵木行世，书口下端刻“临海宋氏重梓”字样，是为“宋氏重刊本”。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著录此书有《昭代丛书》本，经查考张潮所辑《昭代丛书》康熙间刊本及杨复吉、沈懋德续辑《昭代丛书》道光间吴沈氏“世楷堂”刻本，均未收录《滇考》一书，实属误引。

70年代末，云南省图书馆整理分编古书，在度藏的地方文献中，发现《滇考》的兰格抄本，每半页十一行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六字不等，字体行楷兼长，行则隽秀，楷则端庄，界行疏朗悦目。文中遇“禎”“弘”、“颢”诸字皆直书，无换字或缺末笔现象，说明对清世宗(雍正)、清高宗(乾隆)、清仁宗(嘉庆)之名均不避讳，因此从版本而言应是康熙间抄本。卷端题名“《滇考》，天台冯甦再来甫编，昆明钱□观生氏手抄”，编端仅载作者《自序》，无后来刻本中所载柏乡魏裔介《序》及淄川高珩《序》，卷末亦无载庆华《附记》及昆明虞世纓《后跋》，说明应系近乎稿本的康熙间旧抄本。从篇目来看，

较《四库本》及临海宋氏重刊本多出“张叔盛览”“杨竦讨封离”“郡太守”“曹鸾谏党锢书”“献幻人”“马忠张嶷讨曹胃”“南诏五岳四渎”“南诏官制”“三十七部”“孙可望李定国窃据”十目。从文字而言，与《四库本》及临海宋氏重刊本亦大有出入，与之对勘，《四库本》颇多篡改，如“汉通西南夷置县”一目中，谈到通“西夷道”时，《四库本》作“上患之，使公孙弘往视，还对，盛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，及筑朔方以据河，始听弘言，罢西夷独置南夷。”而清初兰格抄本则为：“上患之，使公孙弘往视，还对，盛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，及筑朔方以河逐胡，始听弘言，罢西夷独置南夷”。说明《四库本》为消灭违碍文字而删削“逐胡”二字，后临海宋氏重刊本亦仍之。至于其他节目，任意删削、增补、篡改者亦属不少。另外在下卷“十一总管”一目中，《四库本》及临海宋氏重刊本仅平叙史事，而清初兰格抄本之书眉上，录有阿瞿《金指环诗》、高夫人所填《寄段功词》、杨渊海《绝命诗》、羌奴《赠段宝诗》、段宝《绝梁王诗》以及冯诚《吊段功诗》等叙事诗篇。通读清初兰格抄本，篇章结构更为谨严，行文流畅，叙事要而不繁，言简意赅，援引史料与“正史”大体相符。特别是在布局谋篇上没有出现像《四库本》将“王莽窃柄”事件放入“畋町侯”目中，而是安排在“新汉之间”一目内，这就显得头绪清楚。道光年间，浪穹（今洱源）王崧辑《云南备征志》，因清初兰格抄本度藏滇中，为王乐山所见，与其他版本相校，权衡之下，别具胆识地收录了此本，故《滇考》之“《云南备征志》本”源于清初兰格抄本。因多历年所，“《云南备征志》本”也很难见到，何况

是清初兰格抄本之原本，既然能在当今发现，更弥足珍视。

鉴于《滇考》一书，以云南每一大事为篇，排比次第，详叙其终始，既避免了倪蜕《滇云历年传》史事散见数年，前后隔绝，失其系统完整；又弥补了诸葛元声《滇史》随意取舍史实，致云南史事偏而不全。特别是此书之清初昆明钱氏兰格抄本，既属稀见版本，又是为数不多的地方性纪事本末史料。为了更好地开展古籍整理，弘扬“滇学”，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、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继校注出版张志淳的《南园漫录》后，决定校注印行《滇考》，已列入1999年课题研究的计划，并多次组织王樵、周嘉禾、雷声普、王运生、熊朝隽、孙太初、李瑞、蓝华增、汪宁生、李行健、张长、王国祥、余嘉华、赵浩如等馆员讨论校注体例，进行具体操作。此次校注是以清初兰格抄本为底本，《四库本》为辅本，同时参校临海宋氏重刊本，通过稽核比对，精校细勘，将《四库本》歧异之文一一录出。同时依照一般古籍校点的先例，正文用规范简化字横排抄写，认真细致断句标点，对重要人名、地名、官制、掌故及疑难字句进行铨释，写成注解顺序标列每目之后。此项工作，上卷由徐文德负责；下卷及《校注前言》由李孝友负责，最后并由王樵、张亚平、汪宁审定成书。限于水平，悖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愿方家及读者不吝指正。

滇考序^①

学而不明于治乱之故，无贵乎其学也；仕而不察于治乱之由，无贵乎其仕也。顾^②学在端其本源，而仕必镜乎往事。知往所以治，即知今所以致治矣；知往所以乱，即知今所以弥^③乱矣。滇固昔所称易乱而难治者也，我国家劳百万师以取之，特留藩旗^④、设行台^⑤大臣以理之，内而三使司^⑥，外而分四道、十镇、一十八郡以交制之，其不鄙弃远人，欲与同享太平之盛之意甚厚。官此土者，顾^⑦勿能考人情土俗所宜，登斯民于衽席^⑧，揆^⑨诸学古入官之义，不有慝^⑩乎！予小子承乏理金齿三稔矣，幸得免覆餗^⑪，平反之暇，思进观前代之事迹，而载籍缺然。年来往还滇洱间，残编断简以次购集，大抵乘^⑫苦于繁而寡要，稗^⑬失于怪而不经，因不揣固陋，举其事之最著者，分题汇编为三十有七篇，名之曰《滇考》。自战国迄明，其间治乱之数，厘然备陈，于是知滇非难治也。予之以郑纯^⑭、张翥^⑮、赛典赤^⑯诸人，欲无治不可得也，非易乱也；予之以张虔陀^⑰、刘深、陈典^⑱诸人，欲无乱不可得也，

非易乱而难治也；予之以陈立^①、杨竦^②、韦仁寿^③诸人，欲无转乱以为治，不可得也。传曰：学者效也，又曰：仕而优则学，此予《滇考》一书之所为作乎。若夫山川之融结，人物之生聚，仙真佛子之出没，则向者乘与稗备之，非予所能尽收也，予所考者，为仕而学者考也。又曰：在端其本源，何也？操之以廉洁，行之以仁恕，无往而不得治焉，不必考亦可也。时康熙四年岁次乙巳仲春中浣永昌军民府推官天台冯甦书。

注释：

①本序康熙抄本脱，据《四库本》补。

②顾：由于。

③弥：通“弭”，止息。

④藩旗：做为屏障的旗军和汉军。

⑤行台：按中央制度分设于各地区的行政机构。

⑥三使司：按明制，在各行省设三使司，即都指挥使司（管军事）、布政使司（管行政）、按察使司（管刑狱），清代即沿此制。

⑦顾：回视。

⑧衽席：衽，床席。这里所指为安定的生活。

⑨揆：估量。

⑩恧：nù，惭愧。

⑪覆餗：《易·鼎》“鼎折足，覆公餗。”餗，

食物。谓鼎足坏了，食物从鼎里倒出来。后因以“覆餗”比喻因力不胜任而败事。

⑫乘：所指为正史。

⑬稗：所指为野史、传说、口碑。

⑭郑纯：广汉郡郫人（今四川中江东南），字长伯，后汉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为益州西部都尉，居焉唐。益州西部，地产金银、琥珀、犀、象、翠羽，官斯地者，皆富及十世，独纯毫毛不犯，明帝嘉之，改西部为永昌郡，以纯为太守，在官十年卒。

⑮张翥：巴郡安汉（今四川南充县北）人，字叔阳，后汉永平中为越巂太守。布衣疏食，俭以化民，夷汉甚安其惠爱。在官十七年，卒，百姓爱慕，如丧父母。苏祈叟二百余人，赍牛羊送丧，至翥本县安汉，起坟祭祀。诏书嘉美，为立祠堂。

⑯费典赤：回回人，元世祖时拜云南平章政事。修昆明六河、松花坝水库，发展生产，立驿站，设州县，加强了云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。

⑰张虔陀：唐玄宗天宝九年（公元750年）间，南诏王阁罗凤常与妻子谒见都督，过云南（今姚安），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，又多所征求，阁罗凤不应，虔陀复遣人辱骂之。阁罗凤忿怨，于是发兵反唐，攻杀虔陀，取夷州三十二。此言南诏之反，皆虔陀所逼。

⑱刘深、陈典：此二人生平未详。

⑲陈立：临邛（今四川邛崃）人，汉成帝时，曾为益州连然长、不韦令、牂牁太守。曾诛夜郎王兴，平定西夷。后又为巴郡、天水太守。

⑳杨竦：字子恭，成都人。汉永初中，越巂、永昌夷反，残破郡县，益州刺史张乔以竦勇猛，授从事任，平南中。竦先以诏书告喻，不服，乃加诛。降夷